



改革开放发端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我记事的开始。回想起过去的桩桩件件，我们家的日子不断向好，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归功于父母的勤劳苦干，真是应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话：“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一

我爸爸20岁出头从部队复员后，分配到了县委招待所工作，妈妈就跟着去当了所里的临时工。他们俩在城里，哥哥和我在乡下村里由姥姥姥爷照顾。当时生产队集体养蚕，有一部分分养在我们家里。村里每家每户轮流值班，晚上还要起夜给蚕喂桑叶。随着蚕宝宝不断长大，夜深人静的时候醒来，能听见蚕宝宝啃食桑叶的声音此起彼伏。我每天都在盼着蚕宝宝们“上山”（其实就是把养大了的蚕放在由小麦秸秆扎成的草垛子上吐丝作茧）。因为收茧站在城里，我可以坐着装蚕茧的船去看爸爸妈妈。

1979年我上了大队的小学，其间又坐船去过城里几次。后来我就不坐卖蚕茧的船了，而是坐着装满出栏猪的船去的。包产到户后，姥爷劳作庄稼之余，开始自己养猪，养大养肥了就卖到爸妈工作单位的食堂。我放学回家经常帮姥爷轧猪草，红薯叶、南瓜藤都是小豬仔的最爱。看着那些小豬仔吃着我轧的猪草长大，再看着它们被送走，还觉得挺不舍的。

二

改革开放使我的家乡成了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和“苏南模式”的发源地之一。适应发展的需要，爸妈的单位搬迁到了一个镇上的新址，从“县委招待所”改成了面向大众的“XX饭店”。我是小学三年级下半学期，转学到了镇上的实验小学。单位住房紧张，我们家四口人只给了筒子楼的一间房，也就10平方米吧。我被安排与单位里的两个姐姐合住一间房，其实就只有一个床位。

我刚上初中，爸爸从朋友处得知，建筑工地上特别需要劳动手套。就这样，我们家那间房成了缝制工业劳动手套的作坊，爸爸裁剪布料，妈

妈踩缝纫机缝制。他们俩不放过任何休息时间，下了班就不停地裁啊、缝啊。放学后，我们兄妹俩的任务是把缝好的手套翻转到正面，整理好，然后一摞十付捆扎好。挣到了加工费，我们家买了一个二手卡式录音机。哥哥和我能坐下来踏实干活，全靠录音机里的歌声拴着。

在老家，除了完成作业，爸妈给我俩规定，每天要完成150副手套的第一道缝制工序，就是把面子和里衬缝在一起。只要会踩缝纫机，这道工序没有技术含量，哥哥和我很快就学会了。只是夏天的时候受不了热，一坐两个小时，一个劲儿地流汗。哥哥老想着出去玩，踩着踩着就站起来了。因为站着踩能用上劲速度快，但他经常被我爸批评线走得不直，歪歪扭扭的不好看。

为了鼓励兄妹俩的干活积极性，有一年，爸爸在开学前给我们一人发了10块钱作为奖励。对孩子来说，这可是巨款啊。因为我喜欢《警花出更》里的女主角扮演者郑裕玲，就用奖金买了好几沓她的小贴画，过了把瘾。

我哥初中毕业后，爸爸让他去学开车当驾驶员。打听到私人也可以经营机动车载客搞运输，我爸凑了钱买了一辆小面包车，提车回来大家都兴奋地围着车说话。后来我考上高中，全家开车去无锡游玩，那是长这么大开天辟地第一次。爸爸在游乐园陪我坐过山车时，过于紧张，下来后脖子就动不了了。过了好几个星期才恢复。这也成为至今我们嘲笑老爸的糗事。

我爸是共产党员，单位动员他承包了别人都不愿意接手的县政府机关食堂对外餐厅。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项新的事业，起早贪黑，早出晚归。为了能降低成本，减少开支费用，姥爷也被动员到餐厅帮忙，晚上在那值夜班。我那时正全力以赴奔高考，学习以外的事一概不操心。当时家里除了我白吃不干活，其他人都处于火热的创业大潮中！

爸妈单位集资建房，我们家分到了一套二层小楼，其实加起来就三个房间加个小厅，六七十平方米的样子，但已经大大改善了，我也有属于自己的房间。有一天，我放学回家，震耳欲聋的音响传到街上。我回

家一看，竟然是我家买了一套重低音环绕式音响，还配了VCD机。爸爸给我哥定了规矩，只能我不在家时用这些设备，不然会影响我学习。

现在回过头去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那时改革的重点逐渐从农村转向城市，以搞活和深化发展国有企业为中心的环节全面展开。记忆中爸妈工作的饭店接待会议的任务特别重，每年有好多全国性的会议在那儿举办，像全国电子产品订货会、全国煤炭订货会等。我妈妈当时要负责三个楼层的卫生打扫，每次会议结束后能收集到各种产品宣传册。放学后跑到我妈妈工作的楼里，能听到天南地北客人的不同口音。

三

1990年，我考上北京的大学。爸爸很牛气地在他承包的餐厅宴请了亲朋好友和历任老师，号称“谢师宴”。在大学里，我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刻苦学习，每年都拿奖学金。在大学二年级上半学期，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记得学校去高中和我父母单位函调，妈妈兴奋地给我打长途电话，说我要是能入党，我们家就有两个党的人了，叮嘱我一定要更加努力学习，各方面做得更先进。

如今，我已经是一个有26年党龄的党员了。回顾我入党的20世纪90年代初，我非常有幸地在那样的一个关键时期入党，目睹并亲身经历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进步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伟大创举，它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和坚定信心，为我国发展进步带来了无穷活力和不竭动力。

随着哥哥成家立业，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爸妈就又回到了吃公家饭的工作岗位。他们说，把哥哥和我供养大了，任务基本完成了，以后的日子就得靠我们自己打拼了。



艺术是一盏灯，可以照亮世界每一个角落

□ 石彦伟



夜曲》、捷克的《幽默曲》、美国的《别说再见的时候》等。还有王洛宾的“西域三部曲”，虽然简短，但对我这个情迷西部风土的人来说，可谓醉彻心扉。到了拉奏难度极高的《雨妖的舞蹈》时，艺术家的功力之雄健、技巧之精深令全场大为叹服，那轻巧的弹指、华丽的飞弓，宛如雨蝶激舞，珠落玉盘。

全场的最高潮还是那首无法缺席的《梁祝》。那时而深情、时而悲美、时而激愤的经典旋律响彻广院大礼堂时，观众的热情也达到了最高潮，为中国也有这么美的音乐而骄傲。对待这首已经演奏过上万次，像是已经长在了手上的曲子，盛中国仍然充满敬畏，每一个细节都逼近极致。某种程度上，盛中国的名字是和《梁祝》连

孔子有句名言，连今天的小学生都耳熟能详，这句话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它的意思也十分清楚，就是和你在一起的三个人或三个以上的人当中，肯定就会有一个称得上你的老师的，有一个值得你学习的。

这样理解也不能说不对，但我们理解古人话语中的数字，也不一定太机械，或者说老先生们说的三二一本来就不是确指，就像说三个臭皮匠，顶得上一个诸葛亮一样。

那么，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值得我学习的，两个人当中呢？孔子没说，但我觉得是说了的，“两人行，亦有我师”。一人行呢？“一人行，必为我师”。所以我个人理解，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同时也包含了“两人行，亦有我师”和“一人行，必为我师”的意思。

关键是，这里的师字如何理解。名词老师也好，动词师从也好，都不仅仅是指好的和值得学习的一面，也包含不好的和值得借鉴的另一面。因为孔老先生在后面紧接着还有一句话：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

说到这里，是不是可以说，孔老师教导我们，要向你周围的每一个人学习，要学习和借鉴每一个人身上好的或坏的东西。我们尊敬的孔老师就是一个“泛师”者、奉行的就是“泛师主义”？这样讲恐怕有人会提出异议或疑义，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千古不朽，价值就在这里。

联想到当下最让人纠结的选人用人，哪一个当领导的都希望选的人用的人都是完人，都是毫无缺点的人，有的领导恨不得自己是孙悟空，拔根猴毛一吹，变成成百上千个自己。现实往往是，放眼望去，一操场、一礼堂的人，却又感到无人可用。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一个会用人的领导，不是用了只有优点没有缺点的人，而是在使用当中，让人的优点不断地发扬光大，让人的缺点发挥不出来。

我们要带着“师”的眼光看别人，那么又如何看自己呢？孔老师



无人之师

□ 乌裕尔

有没有说过以自己为师？也就是，无人行，自为师，无人之师？我可以肯定地说，孔老师是有这个意思的。这个意思不是他亲自说的，而是由他的著名学生曾子说出来的。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就是，我每天都要多次反省自己、检查自己，看看哪些地方做的是对的，哪些地方是需要改进的，这不就是无人之师自为师吗？



9月7日，中国乐坛的星河骤然暗淡许多：盛中国先生走了。

如果说艺术家最大的告慰是生命终结以后，他的作品仍然保有强劲的生命力，润泽在人心深处的话，我想，盛中国先生正是这样一位艺术家。我未曾近距离地接触过盛先生，只是在十多年前有幸听过一场先生的小提琴独奏音乐会，算是那无以计数的听众群体中的一员。那场音乐会，对年轻的我产生了深微的触动。

那是2007年11月16日，我在中国传媒大学进修学习。恰逢大学生古典音乐节，偶知盛中国先生要来学校演出，便毫不犹豫地买了票。先前在东北，极少观摩音乐会，尤其是对西洋器乐缺乏亲近的感受。慕先生名望而来，于我来说，实则是当作提升艺术修养的重要一课，故而听得格外珍惜。

盛中国先生一出场，果然风度翩翩，器宇不凡。音乐会以贝多芬的《D小调小提琴独奏曲》开场，分为“活力的快板”“歌唱的快板”“诙谐”“中曲”四个乐章，饱满优雅，充满古典艺术的张力。随后，是两首美国的浪漫风格的曲子：《我心依旧》《吉普赛圆舞曲》。接下来的三首“中国风”我最喜欢：《牧歌》展现出大草原的辽阔舒展，韵味悠长，能听辨出一些变奏、转调的元素，令人联想起牧民用鞭疾驰的景象；《苗岭的早晨》充满欢跃和合之美，山涧鸟鸣、潺潺溪水如临其境，属七合弦的巧妙运用，并将西南民族风情糅合得精道入味；《庆丰

收》则洋溢着热烈欢腾的中国气象，快收尾时重复手法的运用增多，像在刻画劳动人民重复着收秧、打谷的劳动动作，此后转为推进式的小变奏，很像是农民收割后发出的喜悦笑声……

通过这三首民曲，我蓦然对小提琴有了新的感悟。首先就是歌唱性：它的音色太接近人声了，琴家更像是在唱着自己的心声，时而低吟浅唱，时而引吭长讴，时而又似朗诵，对声音的强弱控制、节奏的顿挫转合极为考究。再如画面性：《牧歌》和《苗岭的早晨》都有声乐版，虽听过多遍，但产生的联想往往限于词义本身，提琴版却能将脑中的画面瞬间激活，使联想空间更为辽远。这或许是由于声乐作品的旋律性更为突出，没有人声的干扰，也就增强了美术性的表达能力。还有舞蹈性：听名家拉琴，感觉就像秋叶在旋舞，星辉在洒落，清眸在闪动，那是一种律动之美、柔韧之美、舒展之美。

随后是《莫斯科的回忆》，以及为迎接北京奥运演奏的九首各国名曲包括英国的《爱的问候》、墨西哥的《小

发光，典雅高贵的气质召唤着年轻的心神。最让我惊异不已的是，临近尾声，盛中国先生还动情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娱乐消费永远不能代替文化消费！同学们，对于古典音乐，你们没有选择的权利，只有接受的义务！”

当最后一曲《天鹅》结束时，已是晚上十点半了。为了赶快回到宿舍把激动的感受记录下来，我疾步匆匆，脑海中除了回响那些精妙绝伦的乐声之外，也在反复想着那句震耳欲聋的话：“你们没有选择的权利，只有接受的义务！”霸气，率真，没有半点含蓄和委婉，全然像是一位父亲在严厉地规训着他的孩子。而那严厉的背后，全是满满的爱和期待。

十余年来，这句话一直被我记在心里。无论先生走得多远，我会依然记着它，并把它说给更多比我年轻的人们。如果有人问起：这么有劲儿的话是谁说的？我就底气十足地告诉他，这是盛中国先生说的。

发

发

发

